

墨卿談乘

墨卿談集

墨卿談乘卷之四

江陵惟時張懋修著

人物

伊尹孔子生空桑

春秋演孔圖曰。徵在游大冢之陂。夢黑帝謂已。汝產必於空桑。于寶曰。在魯南山之穴。今名孔。寶。孔廟禮器碑云。顏育空桑。空桑魯北。乃若共。工氏之振滔鴻水。以薄空桑。則莘陝之間。伊尹。莘人也。呂氏春秋。古史攷。俱言尹產空桑。空桑。

故城。今在陳留。故地記言空桑南杞而北陳留。又有伊尹村。是兩聖人東西二地。皆產空桑。後人訛之。遂謂剖桑而出矣。唐人斤人之忘父母者。遂謂某不產於空桑云云。何襲譌之甚耶。

夢得風后力牧

世紀言黃帝夢大風吹去垢土。又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群。乃解寤曰。風為姓。垢去土為后。千鈞大加。驅羊牧人。于是得風后于海隅。得力牧于大澤為相也。故文選曰。占夢而得二賢。然則殷

高宗夢帝賁于良弼乃旁求傳說有由然矣。堯
在位十七載倦勤見丹朱不足嗣乃夢長人見
而論治乃遜位於舜。見書綿溫子昇舜廟碑曰感夢長人蓋舜長
九尺也。

三鵠夷子

楚令尹死景公問政將焉歸成公軹曰歸於屈
春。景公怒曰國人以為歸我成公軹曰君資少
屈春資多夫鵠夷子皮日侍於屈春為友故曰
政歸屈春。伍胥死吳王載之鵠夷浮之江范蠡

歸五湖自號鴟夷子是為三也

杞梁華舟為二人

齊莊公伐莒而杞梁華舟不與莊公戰於莒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為犯患涉難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是其勇同我也而先死之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母死與子共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也去長受賜非正也且雞鳴而期日中忘之非信

也深入多殺臣事也昔國之利非所敢知遂進
鬪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為之弛
而隅為之崩按孟子以為一人今說苑文似是
二人獨叙妻哭之事則一人二人不明耳

賀知章沈約

知章年八十六卧病冥然無知疾解乃上表乞
為道士還鄉明皇許之捨宅為觀賜名千秋賜
鑑湖剡川一曲由此觀之知章老不知止望九
之年猶然就列乞身之疏必待卧病幸而復蘓

不然老死榮利貽笑夜行而當時君臣尚爾艷
羨饒比二疏後世猶以清狂高之真逐聲者也
沈休文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與徐勉善曾道情
于勉曰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事由恩
奪又外觀旁覽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綜
攝尚須過自束持方可僊免解衣一卧支體不
復相関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
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帶
車常應移孔以手握臂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筭

豈能支父。冒言表聞。乞歸老之秩。勉為言於高
祖。請三司之儀。不許加鼓吹而已。是休文嗜榮
之甚者。後世以瘦腰一語。誤入詞調。遂有風流
沈腰之對。又約為齊著作。卽後世有沈卽之稱。
緣其官耳。不知者因沈腰一事。呼以沈卽。輕俊
之號。稱頌于人。不知約一衰病老翁耳。劉知幾
史通述其穢行甚多。致為可鄙之極。烏在其為
沈卽耶。

李令伯

李宓陳情表讀之興情篤孝本於至誠是也中有少事偽朝之句責備者惜其妨於忠義又曾見佛書引此文偽朝作荒朝蓋宓之初文也偽朝字晉人改之以入史耳此足為令伯洗千古文字之冤雖然令伯左遷為漢中太守意欲內轉不得乃怨望作詩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以此罷職以余見論令伯欲為完人即不再出可也不得已而出速退可也何至怨望取敗矜一時之名喪垂老之節雖更

欲勿以偽朝為解不可得也。名士失身鮮終敗
露古故多矣。常道將為志。乃稱寔去官為州大
中正。性方亮。不屈勢位。失荀張旨。左遷漢中大
守。諸王多以為寃。一年去官。夫國史之於野乘
公私原自不同。若君子與人為善。從常志可也。

李白

南部新書云。李白山東人。父為任城令。因家焉。
少與魯人隱徂徕山。號竹溪六逸。天寶初。游會
稽。今任令聽有白之詞尚存。唐范傳正誌其墓。

曰白涼武昭王九世孫昭王隴西人隋末子孫
以罪徙西域神龍時白父客自西域逃居綿之
巴西而生白焉唐魏顆李陽冰序其文劉全白
碣其墓皆曰廣漢人故論白者或曰隴西或曰
山東或曰蜀陽冰曰李翰林浪跡從酒咏歌之
際屢稱山東李白白亦云以張洎謗逐游海岱
子美詩汝與山東李白好蓋因白自号也又東
蜀楊天惠彰明逸事云元符二年正月天惠令
於此求聞逸事聞唐李太白本邑人徵時募縣

小吏入令卧内。嘗驅牛經堂下。令妻怒。詰之。太白亟以詩謝云。素面倚欄鉤。嬌聲出外頭。若非是織女。何得問牽牛。令驚異。後屢於令前。越和詩章。令忌之。白恐去。隱於戴天大匡山。往來旁郡。依潼江趙徵君。獪為縱橫學。歲餘游成都。始太白與杜甫相遇。梁宋間。交歡久。乃去。客魯。居徂徠山。甫從嚴武寓成都。白益流落。不能歸。故甫詩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玩此二記。白必竟是隴西人。蹤跡浮浪無定。故寓蜀則曰蜀。

人。寓魯則曰山東人。而文人好事。每作傳記。必引之為山川借耳。如唐元稹。去杜子美沒後。才四十年耳。其作子美墓銘。亦曰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見稱。時人謂之李杜。元稹本朝人。撰述先輩。猶然隨俗相稱如此。今後人定指白為蜀人。魯人亦大謬矣。匡山在岷山之陽。曰康山也。楊用修李太白詩序。引証白為蜀人。自尊其鄉。遂謂白慕謝安風流。自號東山。而子美之詩。乃是東山。非山東也。元稹倒讀杜詩。是以誤。

耳成都古今記白生於彭明縣之青蓮鄉彭明
縣屬廣漢夫李陽水白族人劉全白李白同時
人其言豈誤合諸家之記以定李白之踪跡曰
生於蜀可也曰家世於蜀非也曰流寓山東可
也曰山東人非也

尉繚范蠡

大梁人尉繚說秦王以計王說之衣食與繚同
曰秦王為人蜂準長目鵞鳥膺豺聲少恩而虎
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則輕食人我布衣王

嘗下我使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久
與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策
而李斯用事

越既稱霸范蠡遂去扁舟游於五湖自齊遺大
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
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
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然人或告種變遂以
賜劍蠡之見即尉繚之見也嗟乎朋友之交其
始終尚不可不慎况君臣乎二子先見之哲令

人悚然。

綠珠碧玉

晉石崇作金谷園。侍妾綠珠美而艷。孫秀欲奪之。以罪陷崇。破家。意在珠也。使人索珠。崇不忍也。使睹願三思。秀於是使介士趨上樓。強奪之。珠謂崇曰。當效死君前。於是乃墜樓而死。誓不為秀所黥。然崇亦以此滅。

唐喬知之有寵婢碧玉。悅之。為之不婚。後武承嗣奪去。知之為綠珠篇以寄之。有百年離別在。